

韩静霆散文精选
韩静霆 著·画

『弼马温』

手记

Bimawen Shouji

时光铭刻的内心独白

韩静霆散文精选

韩静霆 著·画

『弼马温』

手记

Bimawen Shouji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弼马温”手记 / 韩静霆著.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55-1360-7

I . ①弼… II . ①韩…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1172 号

“弼马温”手记

作 者	韩静霆
责任编辑	刘小晖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360-7
定 价	49.9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2396

编 辑 部 (010)88637126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弼温」手记



目录

001	书生论剑	197	短嘴金丝燕
018	弼温手记	207	方舟没有传世
030	梵·高与青藤	216	把大爱镌刻在岩石上
049	佯醉与佯狂	225	1987·和儿子一起高考
075	情圣白居易	268	韩静霆散文入编多种选本情况
094	拜谒韩愈		
106	苏轼的天涯		
124	木偶的悲喜剧		
137	铜豌豆		
158	梦中的雷音寺		
172	武夷山·纯情山水		
179	周庄烟雨中		
186	樱桃沟遐思		
191	天下同里		

书生论剑

古代的兵刃，除去睡在墓穴的和地下的，多半都走进博物馆去歇着了。只有剑器，还常在今人生活里露面。自然，这剑早已不是那剑，不再是两千多年前的青铜锻造的，剑锋上不再有凶神恶煞的寒光和深紫色的凝血，很难找到那种野蛮、剽悍、豪侠和阳刚之气了，也听不见它在匣中铮铮的鸣叫了。

我对这远古的青铜剑器，一向有种感性的敬畏和崇拜。我在中国青铜器的展厅里，和青铜古剑对视了很久很久。剑器上的铭文鸟篆，能带着我穿越时空隧道，目睹它们浴血战斗时的无所畏惧和奋不顾身。剑器的祖先，是兽骨雕成的“骨剑”，它的家族初创纪念日不详，大约是商代。春秋战国时期，应该是它最辉煌的生命高峰期，这时候它就像个青壮年的汉子，身材修长坚实，没有一点赘肉，浑身喷薄着血性。经过千锤百炼的青铜剑器的光色，有一种黄铜的质感，闪烁着高贵、狂野和傲岸的神气。日月星辰在剑体上奔跑，像火苗在泼泼辣辣燃烧，无言但顽强地倾吐着一种建立功勋和短兵相接的渴望。渴望用血来淬火，渴望那种血浆浇在剑锷之上时，“哧啦”一声烧干的声色齐进的快感。这时候观众会瞪大眼睛，怀疑自己看到的

根本不是什么“火苗”了，而是冰山极顶透出的寒光，不由得汗毛直竖，打起了冷颤。它的造型是那么优美和雅致。越是优美雅致越像一位儒雅的杀手，不动声色，高深莫测，让人难以预料杀机将起于何时。剑身上要么铸有神秘的龟背文，那龟文是在春秋时期是“日者”占卜吉凶的依据；要么铸刻着像符咒一样的鸟篆，标志着持剑人是谁。越王勾践的名字和青铜剑一起，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它在地下埋藏了两千余载，出土之后依然寒光四射。它的光芒使当代最先进的铸造工艺相形见绌。当今制造最精美的枪械，如果不擦油，不包装，埋在地下只需经一个梅雨季，瓦蓝的光泽就全没了，就会锈成一个金属疙瘩。青铜剑沉睡两千余载不生锈，经当代质子X荧光非真空分析和测定，中外专家瞠目结舌，它经过了精妙的铬化处理。而这种氧化铬的防锈技术，外国人在两千年之后，1937年才惊喜地问津。

青铜剑的剑柄，有美丽的鎏金纹线装饰，还有安放中指的凸箍。这种量体裁衣般的精细，手掌碰上去就舒适得要命。看上去不像是手找到了剑，更像是剑老早就在等待着人的手，在折磨人的等待和期盼之后，手与剑终于“一拍即合”了。人握住剑柄，就被引诱得手也痒心也痒，出击舞蹈一番的冲动。青铜剑是天成的舞师，带着舞蹈。它不像斧钺只会粗鲁地狂砍乱伐，也不像戈戟只会单调地突刺横扫。它灵活飞动，让人在冷

铄相搏的肉搏战中也闪转腾挪个不停。千变万化的战争之舞与扑朔迷离的剑之光轮，常常让敌方死也不知道怎么死的。剑光四射看不出哪是人哪是剑。一人一剑，化为千万个人，千万支剑，人和剑，青铜器和灵肉合而为一了。剑的锋刃划开敌人的胸腹时，简直不会有什么声音，就如快刀切开豆腐一样轻巧，插入对方犀甲时也挺省时省力的，就好像在海滩上以锥刺沙。用剑杀人不像杀人，倒像是水银灯下手术刀轻盈地划着直线和弧线。剑器和别的兵器相磕，在迸放的金星中，声音如钟，如磬，如杯盏相碰。不过，一般兵器，那些“凡夫俗子”们，碰上尊贵的宝剑可要倒大霉了。史书《战国策》说到青铜剑器之锋利，断牛马，截金银，椽子柱子碰上断为三截，巨石触之碎为百块。青铜剑在造型艺术和铸造科学上的双向成就，不知古人从何得道，已成为千古之谜。古之名剑见于记载的，有干将、莫邪、龙渊、太阿、纯均、湛卢、巨阙、鱼肠、胜邪。九剑擎天，惹起战事无数。良剑各怀绝技互不相让。个个出鞘如芙蓉出水蛟龙出岫，带着清风，带着长啸。凝眸看它如水溢于塘中的剑锷，几乎能看见古人睿智非凡的眼睛的闪动，我实在搞不懂，古人怎么想要把杀人武器制造得无与伦比地精美，用美来杀人，太残酷，太有效，太刺激了。古之能工巧匠绝顶地聪明，是否也伴随着无解的蒙昧？他们在享尽创造的快感之后，夜里会不会在浸满血污的噩

梦中惊醒？

我不知道是古人神化了青铜剑，还是青铜剑本来就神。登上那“骤雨过时，有铜绿如雪花小豆，点缀土石之上”的铜绿山，我面对三千六百年前先祖留下的铜矿竖井、斜井和冷却了的古炼炉，我一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遥想美妙绝伦的青铜古剑飞翔出世的一刹那，亲手制造出奇迹的先民也无法不惊骇万分，纷纷在冲出火光中匍匐在地，谁还能怀疑先民铸剑本身就是传奇呢？山中铜绿色顽石化成熔浆，获得精气和生命，成为铜剑，成为世之瑰宝，如此这般的采掘、冶炼、铸造的精良技艺，西周先民师承何方神祇？从何得来？也许永远是谜中之谜。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说，干将莫邪夫妻为吴王铸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百神临观。古书又说，昆吾山有形似兔子的怪兽，雄的黄色，雌的白色，掘了地道潜入吴国武器库，把兵器全吃了。吴王下令猎得“双兔”开其腹，发现怪兽肚里生有“铁胆肾”。遂命工匠将粒粒铁胆肾投入炉中铸剑。冶炼伊始就很玄乎了，铸剑更奇异。据说铸剑大师欧冶子铸剑时，矿石不熔化，夫妻双双投入炉中，熔汁才流将出来。欧冶子的学生干将莫邪夫妻俩铸剑，又碰到了同样的考验。“铁汁”三月不出。这天夜里，夫妻争着往炉子里跳。彼时，风悲日曛，炉火将衰，莫邪说服了丈夫，站在炉台之上，挥泪诀别。

干将简直要疯了，狂呼大叫，命令三百童男童女，把头发、指甲剪下来，扔到炉子里。三百人披麻戴孝，拼命装炭，扯动巨大的牛皮制的风箱，之后，一齐跪倒炉前。莫邪纵身一跃，像一根羽毛投入火中，以身殉剑。顷刻间，炉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火焰腾空而起，照红了半边天，青铜的熔浆开锅了，喷溅而出，“干将”“莫邪”雌雄两剑铸成了。读了这段传奇，感叹一代又一代铸剑师殉剑的悲壮，不由人不相信青铜剑的灵性。匣中的剑在夜里发出嗡嗡的嘶鸣和铮铮的私语，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青铜剑是精灵，是人的精神所化。人在炉中涅槃再生为剑。剑身上熔铸了人的精气血肉！传奇故事虽然不我张扬，阐释的道理却是颠扑不破的：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山，哪有矿，没有人，哪有炉火，没有生命，何为剑？

历代帝王好剑，就像贵族女性喜好珍珠项链、翡翠耳坠和黄金胸针一样，偏执成癖。珠光宝气的女人和佩带名剑的帝王，都一样乐意炫耀尊贵奢华和威风。楚王有过龙渊、太阿、工布剑；吴王有过鱼肠、湛卢、胜邪剑；越王勾践更胜一筹给自己搜罗了五支名剑。剑与鼎同是权威的象征，尚方宝剑可以为君王代言，说是“剑在故王在”。可是，尽管一代代王侯妄图对名剑永久占有，终于没有人能与剑齐寿。王侯们一个个倒下朽成烂泥了，青铜剑从土里站起来，依旧是英姿勃发，光彩照人！春秋战国

狂草
 来事
 塔家剑
 神

荣也弟七月
 锦程造
 狂草

狂草 68cm x 80cm 2013年



期间，佩剑的长短，重量还标志着士的身份，剑分上制、中制、下制，士分上士、中士、下士。佩带着青铜剑的神气活现的士们，被历史的弯刀像割庄稼一样，一排又一排地伐倒了，古剑却抖落尘土走了出来，青铜还是青铜，拂之铮铮有声，“日落我不落，灯灭我不灭，山存我就存，海在我就在”。这番青铜剑的自白说得极好。剑器自古是男性的性征之一，又是必备的防身武器，古文《释名·释兵》中有解：“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仅从湖北江陵雨台山出土的一百七十二件剑器就可以知道，剑大量走向了民间，春秋男子穷得无釜陪葬，也要有一把青铜剑随葬，带剑上路。因此，我们面对青铜剑器，就是面对包括帝王公卿、大夫和平民的整个春秋史。青铜剑是我们的历史老师，这是别的武器想也不敢想的。

人类武库中林林总总的兵器，充其量都是冷面杀手，只会嗜血杀人，唯独剑器身上闪耀着儒雅的文化光彩。它和伟人相亲，与文人结缘。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伟大的浪漫诗人屈原佩剑呼号着走来。他流放于穷途，行吟于泽畔。脸黑瘦黑瘦的，塌了腮，形同枯死的槁木。鞋子跑丢了，赤着两脚。衣服扯烂了，袍带乱舞。长发飘飘连头上的峨冠也不知丢在何处了，可他手里依然紧紧攥着一柄青铜剑！青铜剑成为诗人最后的旅伴儿，唯一可以信任的知己和三闾大夫的证明。屈原身后，钟情于剑

器的诗人层出不穷，铜剑铁剑都有此殊荣。李白酒酣兴浓时，“三杯拂剑舞秋月”；王维情怀激烈时，“聊持宝剑动星文”；高适忧愤感叹“岂知书剑老风尘”；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活画出一代儒将悲壮而飘逸的胸怀，令后世文人墨客望其项背，羡慕得死去活来。最动人的还属杜甫的《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并序》。这年杜甫 55 岁，流落在草木萧疏的白帝城中，偶见公孙大娘的弟子，临颖李十二娘的剑舞，一下子想起了五六岁时候看过公孙大娘舞剑器。诗人一打开记忆的大门，50 年前的剑光舞影就来了。倘若不是白花花的剑光照亮了童年杜甫的心，哪能历历如昨，如此清晰？那时，玄宗有歌舞女乐八千人，公孙大娘名冠第一，可以想见舞姿之美，也可以想见其手中剑器铸造之精良。观众人山人海呀，天地也随着剑器上下起伏呢！“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氏的四句诗，惹得千古学人喋喋不休，你说公孙大娘手里还有个小红旗在翻转，他说哪有什么小红旗，公孙大娘手里明明是火把。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红旗和火把，这里说的除了剑，就是人，是人剑合一的奇境。公孙氏出剑如后羿射日那样迅急耀眼，矫健似群帝驾着龙在云中穿行，九日落天的光谱，群龙翔云的曲线，雷霆收震怒的狂傲精神，江海凝清光般的收剑姿态，当然会让杜甫记上一辈子，

让后人说上一百辈子。诗人写罢这首诗之后的第三个年头死了。他咏诵的剑舞的风采永远照耀后世，特别是杜诗人观剑的时候，望彻了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50年，参透了人世间的沧桑变化，尤为令人叹服。上面说到的古代诗人们吟剑、观剑、舞剑，是剑器的光荣，也是诗人们的幸运。诗人找到了剑器，剑器也找到了诗人，千古绝唱就这样应运而生了。文人骚客几乎没有不爱剑的，像我这样毫无用处的一介书生也爱剑爱得要命。这一方面是那金属的锋刃，能给柔弱的文人一点精神上的雄性补充，是一味药。另一方面文人可以借题发挥，抒发一下胸中积郁的豪气。更重要的当然还是剑器本身具有的那种文质彬彬的品格在起作用，一拍即合。剑器又实在，又质朴，又刚直，又不张扬。它在匣中有那样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矜持，哗然出鞘，则犹如明珠出土，光彩四射。人可以挥剑决浮云，又可以把生死托付给它。在先民眼里，剑还不止是剑，更是一种足以避邪的正义正直的象征。传说中驱魔降妖的钟馗，总是剑不离身的。民间认为，一把雕刻的桃木剑挂在房中，百邪皆退。流传很广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的诗句，把剑当成了追求公平公正的唯一利器。而“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的箴言，又递进了一层，剑器被人格化了。它宁可生命折断，不肯卑躬屈膝，实现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最高人生准则。

今人爱剑，不但逊于古人，而且又添了很多新花样。影视剧中的剑侠层出不穷。他们的装束行头总是差不多的：弄个宽檐破竹笠，遮着半个带伤疤的脸，穿上一身啰里啰唆的袍子，累月不洗。裹腿是要打的，身后的包袱可背可不背，瘦马可有可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必备，这就是剑器。而且，剑器要带着鞘，要横着拿在角色的手里。只要手里有剑就能成大侠了。就会有漂亮红粉跟在屁股后面死乞白赖要“献身”，就可以捉迷藏似的玩儿一些三角恋爱四角恋爱，并佐以情杀，仇杀，追杀，暗杀。

“剑侠”虽然有时不得不弄点眼药水当眼泪，赚下的观众的眼泪却是真的。影视中屡屡出现的剑器不过是道具，能糊弄过去就行。观众取神遗貌，也很宽容，只要有一个像剑一样的东西比划着，就能有“雄起”的感受。剑的最大消费群还是立下壮志要健身的民众们。体育比赛和健身用的剑，倒是剑模剑样儿的。剑身溜直，电光闪眼，剑柄上缀以丝条和长穗儿，舞起来讲究手眼身法步，精神意志足。因为是比赛和健身，当然不能真干，不能拿起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光剑乱砍乱伐。玩具一般的剑器，就这样成为一种时尚了。当年的铸剑师干将莫邪，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的人口爆炸和剑器普及。他们要是知道宝剑成了大众手里的平常玩意儿，宁肯弹铗垂泪“下岗”，宁肯把铸剑的炉子